

咏史

陈鹤琴

鲈乡笔记之四十一

早年读书时眼力不好，书不宜久读，也就习惯了什么书都随手翻看。什么书哪一页都能看起呢？也就是诗，还有类书、历代笔记了。后来卖文为生，倒是找对饭碗了。书看得杂，又不求甚解，写文章的胆子就会大许多。不像做学问的，下笔先得有确凿的出处。

说真话，史书也只是偶尔翻过。我已经相信，世上什么书都能从某一页看起的，只是所得的知识凌乱一些。历史的本相本就是凌乱无序的。再说历代笔记里记载的野史，更凌乱也更灵气，翻看不少。陈年谷子，尝得多了，也就趁着高兴，咏了起来。自然是凌乱无序地咏起来。

譬如这一首《龙城》：

“龙城大石逼人青，秋雨茂陵收健翎。自去初心三吐哺，横行老气一伶丁。跪经曾在赤乌寺，问卜难归银杏径。李密陈情重读起，未曾临表涕先零。”

“龙城飞将”，王昌龄诗里有的。龙城既然和飞将有关，也就和石头有关了。飞将军射穿石头，是误以为那块石头是老虎。他是被惊出冷汗后射的。后来看清是石头了，就再没有这般神力了。“茂陵秋雨”，是李商隐给官家故交的回信里写的。茂陵下着秋雨，已是凄凉感觉，还说自己得了司马相如同样的消渴病，自然更多了层委婉的苦意。即使早年如何轻狂，也是收起梦想的时候了。

不再有周公那样，一顿饭三次离席的恭谨。已经老了，即使在人群里，也感觉萧瑟。曾在赤乌古刹静安寺，跪经、问卜，想知道这辈子能不能回到舟山山腔里的银杏巷桃老家去？近日子里，总是翻看李密那篇《陈情表》，也总是没看几行，就会流泪，看不下去。

还有一首《倚马》：

“倚马不知天已寒，知寒始觉梦先残。与梅纵有抱香谊，对酒何来买醉欢。白下乌衣哀燕至，关中铜鼎吊龙蟠。义山昌谷多情甚，都是当年九品官。”

写文章写了几十年，写到了生命的冬天，突然感觉是写到头了。冬天有什么呢？有高洁的梅花，有和梅花相逢的荣幸。只是周遭的人事，换不来开怀大醉。曾看见燕子，飞过往日的乌衣巷，还见过关中的周鼎，还留着龙蟠的模样。李贺、李商隐，都是深情的诗人，死不了。可他们活着的时候，却于史无补，只是裨官小吏。

又有一首是以《读史》为题的：

“夔足龙睛似楚巫，钟鸣鼎食灌醍醐。禁中拂晓朝天子，泽畔黄昏宰大夫。欲说奔雷能破胆，那堪羁客是狂儒。上林月映昆明夜，池底寒灰塞道途。”

上古的巫，是当时睿智的哲人吧。他们的神色，该是极像青铜器上狞厉纹饰的。极盛时期的楚国，横空出世一般的堂皇奢侈，楚王的尊贵无与伦比。只有极少人注意到了屈原是巫。都以为他是狂徒，以致都在劫难逃。直到汉代的东方朔，说到了昆明池底的劫后寒灰。他极像上古的巫。跨越了无趣的秦，睿智的哲人又在了。

今天没事，对着华亭湖上的万点细雨发呆，又想得了几句，还是取起首“梦叟”两字为题：

“梦叟三生淡墨香，不翁一世旧衣裳。万羊李相无归日，穿石庭前雨脚长。”

王梦楼写字喜欢用淡墨，当时人称他为“淡墨探花”，他的诗文翰墨，淡雅之至，至今已不止是三生留香了。梁同书也是当时就见重的文人。还难得的是，他平生十分清廉，旧时衣裳，终身不换。自然也是后世留香之人。

唐代宰相李德裕，晚年离京去崖州。算士说他命里可食万羊，还有五百羊福分，可以生还。谁知来日有人送来了五百羊。他急问算士，能否不收？算士说，万羊已满，不能生还了。李相果然死在了崖州。

想着这些前人的故事，不胜唏嘘。感觉眼前的点点细雨，雨脚变长了，滴在石上，渐渐要穿石了一般。

这是我自小到大头一次在海外过年，在伊萨卡的好友很担心我，跟我说要珍重，还希望我买个电炖锅，可以自己给自己炖鸡汤。我告诉他没关系，因为那天晚上工作坊里会有十个同学陪我吃年夜饭，我不会孤单。

我似乎再一次天真了。来美国近半年，我已习惯自己是工作坊里唯一的外国人，工作坊里虽有零星国际学生，但除我外的同学都是英语母语，且多自小在美国长大，所以一同出去聚餐的时候，但凡他们聊起音乐、电视剧，美国各个地方的差异，我完全傻眼，尽管我已习惯告诉自己，这很正常，没必要难受。

我的年夜饭餐桌特别奇怪，包括华裔同学在内，我是唯一会说中文的人。我问一位来自纽约的华裔同学威廉，他家里如何庆祝春节？他告诉我：“我妈妈做火鸡。”我顿时瞪大眼睛，向他确认：“火鸡？”他说：“对，我知道这很奇怪。”

另两位华裔同学一位来自菲律宾，一位来自马来西亚，他们扳着手指算了算，都是第四代移民了，菲律宾同学已没有庆祝春节的习惯，马来西亚同学有，然而也不太一样，她说他们全家吃完饭后去看电影，如同一个寻常的假日。

美国的中餐馆循环播放着充满年代感的广东歌，那天我们一入座包房，传来的音乐是 Beyond 的《冷雨夜》，我很激动，说这是 Beyond！威廉说他听过 Beyond 的演唱会，

在美国吃年夜饭

钱佳楠

在亚特兰大。后一首歌是陈小春，我说快听，这是陈小春！他没有弄清陈小春是谁，我掏出手机，查了陈小春的英文名，Jordan Chen，他才知道。马来西亚同学马上说她喜欢《古惑仔》和郑伊健，当然，她说的不是中文，而是 Young and Dangerous 和 Ekin Cheng。

当晚威廉再次提起他的堂爷爷是东京审判法官梅汝璈，我看着美国同学的表情，就知道为何他第一次和我吃饭时聊到这个话题时如此失落，“东京审判”、“海牙国际法庭”在美国同学那里得不到任何共鸣，我马上补充，梅法官在中国是个 towering historical figure，然而似乎也没什么用处。但其实威廉也是不明白的，梅法官访问纽约时他很小，他说那时候的他一心只想成为摇滚乐队主唱，根本不知道他堂爷爷的经历，加之梅法官为人谦逊低调，他是多年以后开始写作才依稀感知这背后沉甸甸的历史分量。他很感惋惜，却束手无策，他手头有梅法官的中文自传，但他无法阅读中文。

说实话，那天的我希望恢复自己在上海宴请朋友的气度，我提前订了包房，刚进去就告诉他们，我们要用传统的中国方式来过年，那就是，我来买单，大家不用就此争

论。我用中文点了一大桌的菜，点了清酒，然后我看到每一碟菜中都被放上一个公用的调羹，美国同学犹豫着要不要关包房的门，她问我：关了门服务员会不会就不送菜进来？

我说不会，包房的意义就是在于关上门可以说话。此时才发现，连“包房”也是特别中国的产物，西餐餐厅似乎没有。

他们问我为什么要设包房，我只能向他们解释粗浅的中国饮食文化，中国的关怀体现为照顾对方的身体，一同吃饭意义非凡：一桌饭之后，“生人”可以变成“熟人”，而这一桌饭，很多时候又需要维持高度的私密性，包房之内，是自己人；包房之外，是外人。

可以想见，这些文化的细节至多引起美国同学的一句惊叹：“太有趣了！”那晚我独自饮掉两瓶清酒，只有威廉注意到了，他问我：“你喝完两瓶清酒，还可以回去吗？”我说：“放心，我可以。”于是，他称赞了我的酒量，却无法体察我的孤单。

想到二十岁登黄山的那段经历，还是内心阵阵涟漪。上世纪七十年代末，美校生活三年了，开始体验生活。黄山是所有同学的向往，对我来讲，生平第一次出远门，那种期许也是不言而喻。那时的交通远不如今天，凌晨五时出发，一路颠簸经黄山茶林场翻七岭终于在晚上八时许抵达温泉，黄山脚下的风貌待明天露峥嵘了。那时旅游业不发达，整个温泉宾馆以及旁边的景点就我们一班同学，在“桃花源”到处乱跑。这种在大自然中的畅达，山石相间树木葱茏含氧量高，人顿时清新许多。伴随着流水潺潺在入字瀑百丈泉等名胜留下了同学写生速写的身影。晚上在农家租住的房屋里，老师评点了同学们的作品。巧的是房东是为李可染在黄山写生时的挑夫，他拿出了李可染送他三四幅写生作品，同学们

印中岁月

孙慰祖

相看两不厌

搬到挡头山，一座高炉孤寂地与群山对峙着。山上只有映山红。向老乡打听，说放卫星那阵子本来在乱石滩上种果树的都上山砍树了，木炭进了大高炉，没见铁出来（注），千百号人又扛锄头回到乱石滩。我离开后几十年，听说高炉依然是农场的地标。慰祖记，时庚寅六月。

注：“大跃进”时期各行各业争相创造奇迹，名曰“放卫星”。挡头山周围找到铁矿后，园艺场即组建为安福钢铁厂，以木炭代替焦炭炼铁，不久即因铁矿品位太低又无配套条件而下马。

曲径通幽

七一年一到三连，觉得气氛陡然紧张。女生来了例假就派去戴上袖章当哨兵，见外人先盘问再报告，指导员每天掌握连队动静，成为全团创举。四营的永建兄来作客，我开始琢磨上面一定在惦记咱们干啥了。后来他找到一条山路绕开哨岗到土屋，于是心闲神定。悄悄买几个鸡蛋聚半天。辛卯人日永建兄过访，忆及旧事，遂有此刻。慰祖。

登山

苏剑秋

看后连连称道，大师就是大师，笔笔到位，山高水长。那时候谁会想到今天，大师画价节节攀升，已近天价。说回来那时穷学生也不可能出钱相购。房东也坚决不卖，那是李大师对他劳动成果的感谢和褒奖。我则有机会读到大师真迹。那是一种偶遇。

人年轻真好。在黄山写生期间，有时为看云海日出，从温泉出发两小时攀登就到北海了。玉屏楼前的迎客松，画几次都不满意，一直到满意为止。那时登天都峰并非难事。常常是山下暴雨如注，山上却阳光灿烂。同学在山顶一个电话（灯塔牌手摇老式电话），我们几个结伴去山上看云海，见过翻滚的云海，也见过较为静止的云朵。如今的黄山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宁静。从电视上看西海群峰建成了游客栈道，几乎没有什么神秘可言，更谈不上静谧。

两个月的体验生活转瞬即逝。如今过去快四十年了，心中保留着黄山古朴原始风貌的感觉。以后再没去黄山，如今偶有路过黄山，只是回眸远眺，黄山的烟云，黄山的奇石奇峰，黄山的松，黄山的瀑布早已了然于心。一段美好记忆千万不要去破坏它，如今重谈那些写生速写作品，其中的点点滴滴尚勾起画面背后的故事，还是感慨万千的。

我忽然想到，进入黄山的那个晚上，第一不是松风如林云雾缭绕，而是几公里以外就听到阵阵瀑喧，那种声音给人一种震撼力，印象极深，挥之不去。

我是一家日报社的校对员，长年夜班，节假日上班是家常便饭。几年前的一个除夕夜，我提前半个多小时到了报社上班。

“2 版来啦！”随着传稿员一声喊，校对组的人迅速各就各位，灯也都亮了。当班组长把一张 2 版的大样剪成了几块，分给我们看。

节假日的稿件最容易出差错，新华社的也不例外，所以我们看得都很仔细。“又把‘黄浦区’写成‘黄埔区’了！”“外滩哪有人民英雄纪念碑？应该是人民英雄纪念馆，快考证一下。”“给灾区群众捐棉被，两数相除，得出每条棉被才 5 块钱，快请编辑

找记者核实一下数据。”……每校对完一块大样，我们会向组长汇报一下疑点，他把我们所纠正的差错誊写到另一张完整的大样后，马上和编辑沟通疑点问题，随后由传稿员把样送到组版部门修改。接下来会上清样，要重复一遍先前的校对程序，只是每个人得看刚才没看过的内容，以免因习惯性思维而造成差错，核红工作全由组长完成。

各个版面的大样和清样会轮番上场，也会一拥而上，我们手里往往既有大样，又有清样，忙得团团转。这时一着急就容易出错，千万要静下心来，即使编辑们在旁不断催促，也得硬着头皮顶住压力，否则很

容易失校。此前某报社就有一位老校对员忙中出错，在一篇重要稿件中失校四处，造成见报差错，不久后被解职。

“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”是许多老校对的座右铭。校

忆。行内人常说编辑是给记者做嫁衣的，校对员何尝不是给编辑做嫁衣的？人气日剧《校阅女孩》只能当幻想故事看看罢了。但既然选择了这份职业，我们就必须在每个工作日竭尽所能地坚守阵地。

晚上 11 点是我们吃饭的时间，这天食堂的人格格外客气，即使是平常以吝啬出名的人也会给我们多加半勺菜，还主动问声“够不够”。

饭后一直忙到次日凌晨 3 点多我们才收工，虽然除夕夜要校对的内容比平常略少，但等稿的时间很长。清样都出来了，编辑还经常临时换稿子，整个校对流程就得再来一遍。头版大样和要闻版重要稿件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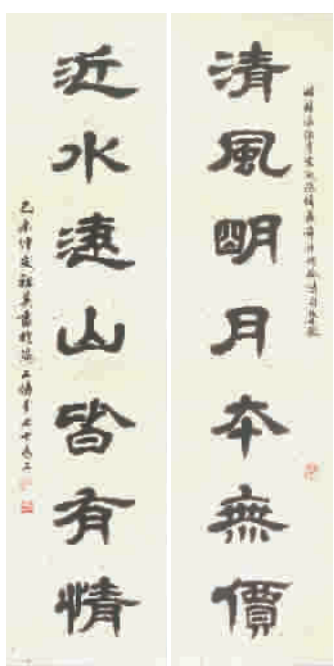
须读校一遍，极费人力和时间。

“我又从去年做到了今年，这个班上得太长了。”班车司机一如既往地同我们这些乘客倾诉他工作的艰辛。

当我走进小区大门时已是凌晨 4 点多了，小王已骑着三轮车挨家挨户送牛奶，豆浆店的人开始生炉子了，卖油饼的夫妻俩快和好面了……

还有两个多小时天才会亮，但这座城市的许多普通人已经开始了日复一日的工作，因为有无数岗位都需要人坚守——即使过年也不例外。

有亲人相守，加班也温馨。请看日本栏。



书法 丁祖英

人品四香

那秋生

陆留留下的《咏梅》词，是自我人格的写照：“零落成泥碾作尘，只有香如故。”

与诗人一脉相承，汤显祖“四香”格言曰：“不乱财，手香；不淫色，体香；不诳讼，口香；不嫉害，心香。”真是铿锵有力，铮铮作响！

财、色、名、位这四大欲望，同为诱人之物。故曰：“唯财色二字，非有定识、定力，鲜不移其所守。”汤显祖却有定力，善守清白之身。打官腔，讲

大话，说脏话，是封建社会官场上常见的现象。汤显祖却谨言慎行，倡导多干少说，言行一致。勾心斗角，尔虞我诈，打击别人，抬高自己，历来是官场之怪相。汤显祖却无害人之心，憎恶嫉贤妒能的恶习。

后人评说，在封建社会的官吏中，能信守“四香”之一二者，就可视为正人君子。这“四香”不仅是汤公对自我美好人格的追求，也是他为后人留下的美德馨香。

坚守

张洪生

对工作就像拆除定时炸弹，一不小心就会伤及校对员。“常在河边走，哪有不湿鞋？”再优秀的校对员在工作中也会犯错误，遭受各种处罚，经验的积累往往伴随着一次次挫折的苦痛，几乎每个见报大差错都会造成一段刻骨铭心的惨痛回